

●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

# 淘金记

沙汀著

● 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

# 淘金记

沙汀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## 出版说明

本书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《现代长篇小说丛刊》之一于1943年5月初版。1954年12月，作家出版社又曾印行。1962年经作者校订，由我社出版。现据1962年版收入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”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淘金记/沙汀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5.12

(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7-02-002039-9

I. 淘… II. 沙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 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12342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190千字 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8.25插页2

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13.10 元



一九三九年冬天。

早晨一到，整个市镇的生活又开始了。

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。他们咳嗽着，吐着口痰。他们大多数人，都睡得很好，既没有做过好梦，也没有做过恶梦。因为在他们看起来，一切都是很自然、很简单的。纵然某些新的事物，比如物价、兵役和战争，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，感觉苦恼，但是时间一久，也就变得很平常了，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。

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，是工作。但这也自然而简单：昨天如此，今天如此，已经做过好多年了。女人们上灶门口劈引火柴，腋下夹了升子上街籴米，或者带了桶去井边提水。男子汉对自己的工作也很熟练，都在进行着必要的准备了。

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，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，是上茶馆。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，交换意见，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。他们有时候的谈话，是并无目的的，淡而无味的和繁琐的。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。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，他们正要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，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。

北斗镇是并不大的。它只有一条正街，两条实际上是所谓尿巷子，布满了尿坑、尿桶和尿缸的横街；但它却拥有八九个茶铺。赶场天是十几个。按照社会地位，人事关系，以及各种莫名

其妙的趣味，它们都各有自己一定的主顾。所以时间一到，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，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。

人们已经在大喝特喝起来。用当地的土语说，这叫做开咽喉。因为如果不浓浓地灌它两碗，是会整天不痛快的。有的则在苏苏气气地洗脸，用手指头刷牙齿，或者蹲在坐位上慢慢扣着纽扣。手面挥霍的人，也有叫了油茶或醪糟来吃喝的。那个来得最早，去得最迟，算是涌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长子，已经把半斤豆芽菜的菜根子摘光了。

这是一个健旺的老人，很长很瘦，蓄着两撇浓黑的胡须。他早年的绰号是林么长子，现在叫林狗嘴。因为自从一九二六年失势以后，他忽然变得喜欢吵闹，更加纵容自己的嘴巴了。他曾经是有名的哥老会的首领，但他手下的光棍，多半是乡下那批勉强可以过活的老好人，被他用呵、哄、吓、诈拉入流的。因此，在他家里的流水账簿上，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类有趣的项目：李老大来玉米两斗，去光棍一个。如此等等。

现在，用那细长的、蓄着指甲的手指，他正在把那些散乱在自己面前的豆芽，十分当心地聚在一起，不让有一根漏网。一面，却又不时回过头去，向他身后一席的茶客张罗，对他们的谈话表示一点零零碎碎、但却引人入胜的意见。大多数的茶客，我们不妨说正是为了他若干大胆锋利的谈吐来的。他们要借他来发泄自己的怨气。因为他们在这镇上的地位，是屈辱的，无望的，但是，野心却又没有完全死尽。在这一点上，么长子林狗嘴，无疑占着一个在野派的领袖地位。

在他身后一席上，一共有五个茶客。全是江湖上的朋友，曾经凭着手枪，或者骰子使人侧目，但是现在已经规矩起来，主要靠各种生意挤油水了。他们谈话的内容，是冬季行政会议的议

题。会期是十一月十号，只差两三天就要在城里开幕了。

他们的材料，大半都是靠传闻和臆揣得来的，所以有时互相矛盾，而且极为可笑。但有一点却很一致，他们全都觉得是在被暗算着，被威胁着了。他们担心着甚么新的提案，同时也忧虑若干早经通过的提案将会认真实行起来。此外，还有一点也彼此一致，他们都乐于谈那些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；隔得远的，他们总一笑置之，以为毫无讨论价值，犯不着多费唇舌。

由于这一类人所共有的狭隘心情，在禁政问题上，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爷蒋青山，甚至同气包大爷万成福，赌起气性来了。气包大爷是所谓正派袍哥，没有直接揍人抢人，也没有秘密嗜好，他再三力说，种种传闻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气，值不得顾虑。而芥菜公爷则是著名的瘾哥，那毒物不仅养活了他，并且使他发胖起来，长了所谓烟膘。他曾经戒过三四次烟，吃过不少苦头，但是都失败了。

芥菜公爷是一个带点辣味的人。至少嘴巴上如此，因为实际倒是很温和的，他总不断担心着拘留所，担心着强戒期内那些夹着鼻涕眼泪的呵欠，以及瘫软。

“你给我保险！”他鄙视地接着说，“我还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好靠山呢。”

“不要这么讲吧！”气包连连解释，因为他是深知道对方的脾胃的，一点芝麻大的小事，也有本事唠叨几天，“这样说你哥子就多心了。我不过说，中华民国的事，你我见少了吗？仔细打听下看，好多大脑壳就在吃这股账啊！”

“现在不同了，”另一个人沉吟着说，“去年的皇历翻不得了。”

“我就没有看出有多少变化！”林么长子说，忽然回过头来，

“那些喝人脑髓的，不一样在吃人吗？老弟！都是骗乡巴佬的，你倒听进去了！”

“对对！看我明天还会拿茶壶做烟斗么！”

公爷苦笑着，大声地说着反话。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。

当笑声停歇，那种在同样情况下容易发生的不大自然的沉默跟过来时，一个坐在挨近茶炉的方桌面前，壮实无须的矮老头子，嗽嗽喉咙，讲起一段用茶壶做烟斗的故事。这是那种道地的光棍，没有恒产，也无职业，但却永远保持着自由独立的身份。

这人叫戴矮子。他所说的故事，发生在光绪年间一位富翁家里。那富翁已经快落气了，但他还担心着他那庞大的产业，怕给他的独生子完全抽进那个其大无外的烟斗里去。他要逼着儿子给他一个戒绝的誓言才肯瞑目。这个机会叫他选择上了，所以他的亲骨肉果然发了个誓，说他决心戒除这种害人的嗜好，至多每天只抽一口！……

“以后他硬只抽一口呢！”矮子紧接着说，“不过，这家伙也会想，他就拿他妈一个茶壶来做斗子，一口泡子要管一天，——这么大！……”

“看你杂种把我说得热么！……快爬你的啊！”芥菜公爷笑着骂了。

“他不是打趣你，”林么长子解释道，“这是真的呢！我都听讲过的。他们说，他的烟枪就像吹火筒样，要用绳子吊在帐顶上烧！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林么长子自己便已捧腹大笑起来。

别的人也都跟着他笑，但却十分谨慎，深恐芥菜公爷会不痛快。一两个讲究息事宁人的老好人，则正在设法把话题牵开，希望谈点别的问题，转换一下空气。

这时候街面上已经逐渐热闹起来。捏在那些烧饼匠手里的

小木棒儿，开始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动着，吵嚷着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卖豆腐的担子沿街吆喝过去。街上偶然也出现三五个外表与本地人稍异的高长大汉，穿著褴褛，却极健壮。他们是西北面老山里的山民，背上高耸着一两百斤重的茶叶包子，他们稳重沉着的步态使人感到尊严。

此外，是零零落落的碱巴担子和乌药担子。除开棉花、玉米和沙金，乌药和碱巴也是北斗镇一带山域地区的特产。但是，从前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，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抗战中大出风头，因此繁荣了市面。而且，胀饱了一批批腰包，许多人都靠囤集它们发了财了。

林么长子，是在两年前便看准了这一着的。那个在城里做着小公务员的侄儿，曾经告诉过他，乌药可以代替某种原料，将来一定涨价。但他的金钱有限，胆量有限，他把注意搁在别类生意上面去了。所以一有机会，他总要向那些乌药贩子探听一下行情；虽然每一次的探听，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，使他摇头叹气地惋惜一通。

因此，当他向一个头缠黑布、满身尘土的乌药客询问市价，而对方胡乱应了一声，一面伸出三根粗壮指头比比之后，他又禁不住呻唤了。

“妈的，这是见风长啦！”他恨恨地说。

“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啊！”气包叹息着插嘴说。而他之所谓有些人，是指他们共同的敌人当权派说的。“今天也在收，明天也在收，就像抢水饭<sup>①</sup>样！”

“他收个屁！”么长子嚷叫道，“要是老子胆大一点，他收？他南瓜还没有起蒂蒂呢！千万手头太短促了！真说不得，前年才

---

① 水饭，禳解时祭鬼用的饭。



几个钱一担呀？”

“其实，现在还干得的！”公爷说，认真提出建议，“我们集股来怎样？”

“不行不行，”气包摇摇头说，“听说公家要捆商<sup>①</sup>了。”

“你又在乱放空气？”么长子切然反问，瞪着一双深陷的眼睛。

“实在的。听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捆呢：乌药，碱巴！——我看以后大家就只有喝风了！横竖米这样贵，城里老斗二十元了。”

这样一来，谈话于是转入一般生活的诉苦上去。

在这种问题上，谈话最多、最精彩的，是戴矮子一类两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。他们仿佛一架活的物价指数表样，从清朝到现在，其间米价肉价的涨落，都大体记得清楚。虽然他们只笼统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样来的，但却认真感觉到了不满。

“这样搞下去怎么了呀？”那个半瞎的老医生陈竹庵追问着，“哼，鸡蛋会卖一角钱一个！恐怕从前就是做梦都没有梦见过吧？”

“这就稀奇了么？”戴矮子接着说，“你去郭金娃馆子里吃二分白肉看吧，——四角！才几片呀，薄得来一口气吹得上天！从前怎样？医生是知道的，进去一坐：来四分白肉，红重！还要去皮带瘦呢，——八个小钱。不信去问，郭金娃还没死呀！”

“这还要问！”啐了一口，么长子也插进来了，“我小时候也吃过的呀。八个小钱一碗的白蹄面，那几多？吃一碗，就塞得你半饱了。不过，戴矮子！你有甚么抱怨的呢？烫两个金夫子，就够你杂种吃一天了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抗战时期，一般人民把反动政府的收购政策叫做捆商。

“像你这样说，那些金夫子，都像是绅粮呢。”

“倒不是绅粮，可是，你个家伙好烫猪呀！”

“你老先人积积德吧！”板起宽阔打皱的老脸，戴矮子类乎呼吁地说，“要是我戴矮子心肠有这样硬，连金夫子都要骗，我早当汉奸去了。你自己也看见的，大家屁股都在外面，饱一顿，饿一顿的，夜里就盖几根稻草。……”

“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风呀？”林么长子顶上去问。

戴矮子意味深长地笑起来，并不答话，也不再说下去。

他是一个光棍，一个靠着骰子、纸牌生活的人，并且，他已经在北斗镇混了几十年了。他知道这里的风俗，有许多人，你是沾也不能沾的。所以他不能说那些被他哄骗的对象，就是镇上各位大爷兼金厂主人手下的管事、摇手、沙班等等工头、工匠。

“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！”么长子紧接着笑骂了，“谨防剃指头啊！”

“没说的！大小一个光棍，要那样有那样。”

“那就行！不过说一句老实话，就要上吊，也找大树子吧！……”

么长子自己开着金厂，他深知那些金夫子的实际情况，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劝告，完全出自当时当地的诚实，没有丝毫虚假。他那坚硬的心肠，甚至隐约地冒出一股苦趣。

么长子并不是善良人，还很贪鄙、毒狠，但纵是一个恶棍，他也会在某些时机享受一点那种不花本钱的同情之乐，特别今天，心里充满愉快，他就自然而然对人好起来了。这愉快有两个来源：首先，他的新槽子出金了；其次，他正期待着一种更大的喜讯。

夜里，那个金厂管事附带告诉他说，根据一种传闻，一个新金矿被发现了。就在笱箕背，那金厂梁子最高的地方。而且还

不是沙金，是成颗成粒的，成色同章腊金<sup>①</sup>不差上下。这是刘糟牙槽子上一个老工匠丁酒罐罐漏出来的。丁酒罐罐的父亲就是一个开金厂的；当父亲死后，在赌场里荡尽了剩余的家产，开始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时候，他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而且他还亲自发现过一根金门子！

其实，这种传说，老早就很普遍地流行着了，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，总是恍惚迷离的。在许多老年人当中，有的说，好多年前，管箕背的确开过槽子，但是没有结果，所以很快就封闭了；有的又以为，金子是出产的，半途而废的原因在于士绅们和业主的反对。因为那里是风水地方。现在，既然钻出个人来拍着胸口证明，情形就大变了。

所以听完报告之后，林么长子，便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，约着早晨在涌泉居会面。他要亲自同丁酒罐罐谈话，然后秘密进行开采手续。他叮咛他的管事不要张扬出去。因为像他说的，这镇上长手杆、粗喉咙的饿蟥，实在是太多了，一漏出去就会你争我夺，而他自信不容易占上风。

这时，因为新来了一个茶客，那个代表国家银行收买金子的委员，茶堂里的空气更热闹了。虽然这个人两年前还是一个城里的杂货店老板，不足道的；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银行的职务，做的又是金子生意，人们的看法自然不同起来。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钱不说，还争着开，争着让出好位置来。这是因为彼此都想从他占点便宜的缘故。

么长子的首席，是从来不让人的，便是城里的士绅来了，他也仅仅干叫两声茶钱，至多抬抬屁股来表示客气。但是现在，他

---

<sup>①</sup> 四川松潘章腊地方，以产金出名，金子的成色最好。

竟然从座位上挺直地站起来了，右手一摊，做出一个谦恭的邀请姿势。

“坐起来吧！”他欢迎地说，“不要客气！……”

他又拖了对方一把，那委员这才坐下去了。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探问着金价。

“我今天就要进城看电报去了，”小胖子委员高深莫测地说。“噫，这个战事像这样打下去，恐怕还要涨呀。么大爷，你倒整对了哇，每天几钱！……”

“你听甚么人说的？”么长子佯装着吃惊了，“真的每天几钱，耳朵早挤落了！你替我们想一想吧，工价好贵？还不容易找到人呀！”

“无论怎么样说，本总不会亏的。”

“这说不定，”急眨着深陷而带灰色的眼睛，么长子含含糊糊回答，“这要看运气……再说呢……”

“当然啊！”委员俨然地说，扬了扬眉毛，“要是靠得准拿钱，我也来了。这里的出产，也确乎不行，没有响水沟旺；就是磨家沟都比不上！你问问看，单是萧三大爷那个明窝子，一天挖多少呀！可是，这里一天两钱三钱，就算红槽子了。”

“那你又讲得太过火了！”芥菜公爷客客气气地辩护说，仿佛那小胖子损伤了自己的尊严，“笕箕背要是开出来的话，抵你十个响水沟呵！他萧老三算得甚么？”

“你瞎说！”么长子说，装模做样地连连摇头，“你又在放空气了！”

“说起来你哥子不相信，金厂梁子上，甚么人不晓得呀！你去问问刘糟牙槽子上那个沙班头子吧，他就在那里背过沙呢。并且……”

“是不是还挖过一根金门子哇？”么长子非笑地插进来问。

“你也听说过吗？”

“比你早！还是娃儿头的时候，就听过几千遍了。不过，看样子，你倒真像耳朵里夹毛钱，听进去了呢，——一根金门片子！哈哈……”

么长子嚷叫着，一连打了一串响亮清脆的哈哈。他想岔开关于笏箕背的传说，减少一些不利于他的注意，他立刻就做到了。芥菜公爷脸红筋涨的，感觉得上了谣言的当。所以大家胡乱笑了一通之后，谈话就转到风水、迷信和一般谣言上面去了。

但是，谈话虽然精彩，茶客已经陆续离开茶馆，回家吃早饭去了。那些“节省大家”，在走的时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，这是表明，早饭过后他们还要来的，不想另外泡茶。芥菜公爷向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，彼此若无其事地向郭金娃馆子走去。因为生活过高，好多人花钱更手紧了。只有少数人没有走。林么长子便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在期待着，不时又望街道两头审视一番。因为丁酒罐罐将会给他带来一大注钱财。

他的独苗苗孙儿土狗，那半点钟前跑来拿走豆芽，并且顺便抢走一张毛票的七岁的孩子，拖着鼻涕，跳蹦着跑来请他吃饭；但他费了很多唇舌，又把那孩子赶起走了。

他还要等一会。但他显然已经不耐烦了，老是咂嘴摇头，又轻轻透着气。

## 二

北斗镇的开采沙金，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。然而，为一般人所熟知，像目前一样的那种比较大规模的发掘，却在辛亥革命前后五六年间。那时候，最时髦的有两件事：其一，是恭而敬之

地送上半锭纹银，几个响头，取得一个光棍；又其一，便是淘金。

但是时间过得太快，虽然光棍的组织已经成为川西北一带农村社会的特殊势力，便连这个偏远市镇也不例外，它是更为一般野心家所看重了；而淘金的潮流，却并没有继续多久。然而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，当那批逃亡地主，从他们感觉生疏、感觉屈辱的都市里，返回他们照旧可以趾高气扬的故乡以后，黄金的气运又抬头了。

和前一个时间相像，那些实际上沾了黄金的光的人们，他们经常的借口是赈济灾民。仿佛要不是他们让那些在饥饿中彷徨的贫苦农民，满身泥污，背了尖底背兜，在那暗黑而危险的矿洞里爬上爬下，所有的农人便会断种，而这世界，也就要垮台了。他们总向山沟里找人手，因为那里困苦最深，也就是说工资可以更低更廉。

最近一个时期的大规模开采，是“七七”前后才开始的。起初的措辞也是一样：赈济灾民！因为附近一带地区刚才遭了荒年。但随着抗战的开展，矿洞的增多，最显著的是黄金价格的不断高涨，旧的借口，讲起来要红脸了。同时，人们也似乎朴质多了，他们坦然地流露出对于黄金本身的迷恋。但是不久，却又立刻来了新的口实：他们是在开发资源，是在抗战建国了。他们于是大挖特挖起来。……

所谓金厂梁子的正式称呼，叫东山。但是，自从这个倒霉家伙，被一般贪婪者挖上一些大坑小洞之后，它的本名便失传了。它并不很高，没有树木，远远看起来只是一埂漫远的黄土丘陵；现在，则自然是一座充满喧嚣的、庞大的野市了。到处都散布着肥肠汤锅，红宝摊子和粗野的人影。有的地段，甚至粗具了市街的模样。而就在这种地段当中，一家小酒馆在昨天开张了。但这所谓酒馆，是和肥肠汤锅比较说的，它只贩卖烧酒、猪头、猪尾

等等不成材料的货色的卤味。因此，倘若同镇子上的酒馆一比，那便卑卑不足道了。它的主顾，除开管事，沙班、水班的工头、工匠，老板们间或也来凑凑兴致，胡吃一通。因为沙班、水班的工头、工匠，好多都是光棍，老板们更不例外。

新开张的生意总是很兴旺的。现在，又正当中午时候，那个小小的篾折篷子，已经给客人塞满了。但也一共只有两张桌面。在那关圣帝君的神位下面一张方桌子上，因为上席靠壁，不能安客，连挂角一共有七个人。右手的圈椅上，坐着一个面貌有点浮肿，黄面孔的五十上下的人。细眉细眼，微瘪的阔嘴上蓄着两撇稀疏柔软的胡子。而由于这外表，以及他那比较斯文迟缓的举动，他的神气是和蔼可亲的，而且经常带点笑意。但他就是镇上有名的白三老爷，混名叫白酱丹。一架大爷，一个没落的绅士。在金厂梁子上，他是没有地位的，但却普遍对他感到畏惧。淘金刚一开始，他就奔走着，张罗着，希望自己是厂主，或者同别人合伙。因为他一向清楚这里油水很重。

直到现在，白酱丹白三老爷，虽然依旧存着这点野心，但人们总一样对他敬而远之，再三回避着他。因为他们不仅畏忌着他本人的双重身份——又是绅粮，又是大爷，以及他那无穷无尽的诡计；他们更担心着那一两个挡在他的面前，实际上掌握着北斗镇的命运的人物。他的家产早玩光了，但他自视甚高，并不感觉处境的尴尬。他头戴猫皮土耳其帽，花缎背心的纽扣上吊着银质牙签，手上是响水烟袋，看来很是神气。

白酱丹白三老爷的烟袋，是红铜衬底，白铜镂花的，而正惟其有如此漂亮，所以吃饭、走路和上厕所，他都从不离手。因为一个水班头子称赞着烟袋的做工精致，他自己也就津津有味地举起来瞧了瞧，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细碎烟丝。

“还是城里焦大老爷送的，”他俨然地说，“吃了十几年了。”

“现在，单是铜，恐怕也要值好几个钱吧！”那水班头子更加起敬地说。

“毛铁都卖好多钱一斤了呵！”白酱丹说，又微微一笑。

“请酒！请酒！……”

有谁拿起杯子一举，招呼着，大家于是就又开始喝将起来。

但酒是无力控制谈话的，反而刺激了它，所以酒杯一搁，筷子一搁，口舌又在别种欲望下工作了。不过，旧的话题已经让位，已经不再是那宝贝烟袋了，他们开始交换着金厂上的消息。甚么人挖“夜”了，蚀了老本；甚么人长了钱，捞到了油水；那个洞子因为撒了网，塌了，死了好几个金夫子，等等。

“刘大鼻子又挖夜了，”一个秃头的中年人说，“蚀了好几百元！其实该长钱的，就是人没有请对头，叫管事骗了。又抓过一次壮丁。……”

“好久的事？”白酱丹问。

“还不是前一场的事！十几个水班，全抓光了。沙子堆起出不了货，又叫贼偷了。总有一二十担吧，——真是卖灰面碰见吹大风！”

“其实这些人也该振，那个叫他平常嘴巴臭呀！……”

白酱丹白三老爷不怀好意地笑了。

“现在还出沙吗？”他接着又问。

“已经停了工了！说是要顶，我看没有人肯接手。”

“为甚么呢？”

“挖夜了的槽子，都不愿意要呀！不吉利。就像结婚一样，……”

“我才不管它这一套！”白酱丹放肆地说，“二婚亲就不生娃娃了么？”

他想提醒大家，他不仅是个老爷，还是个道地的袍哥大爷，



任何提劲撒野的话，他也是在行的，并不比别的人本份。他引得全席人都发笑了。

他们大都知道，他是老早就想拥有一个金洞子的。便是不知道的人，现在也从他的口气里得到暗示，只要大鼻子停了工的洞子还肯出货，他是很可能收买的。但他们却不知道，他现在是怀着另外一种目的来的，而他的谈话只是一时的凑趣。

谈话停顿了一会。随后，一个塌鼻头老人，是一家小厂里的管事，头发已斑白了，红丝眼睛，为了讨好一个表面人物，忽然想起似地插进嘴来。

“你想顶么？”他问，“算了吧！倒是挖筲箕背比你甚么地方都好！……”

“那里挖得出甚么来啊！”白酱丹反驳地插断说。

塌鼻触到了他的心病；他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，但他装做毫不相信的神气。

“是好，山都老早给挖空了！”白酱丹接着说。“清朝年间就有人挖过，出点麦麸子金。所以才几天就搁下来了，眼睁睁余了它妈一大堆钱进去！”

“你亲眼看见过么？”一个人伸着头问。

“他们老一辈人说的，我那时候还在吃奶子啊。”

“那就不确实了，我讲的是真的呢！”塌鼻说，更加认真起来。

虽然从塌鼻谈话开始，那秃头和其他两个人就都有点吃惊，因为他们同样知道这个消息，却不愿意传播开去。他们想阻止他；但是塌鼻一个劲说下去了。

塌鼻是那种藏不住半句话的人，而且酒已经喝得够了，因此没有看出同座其他两三个人的焦急和不同意。他只对了那个渴望探听出一切底细的、白酱丹的黄黄的圆脸，想把他听来的，趁新鲜原封不动讲了出来。他骄傲他有了发泄的机会。